

---

蓝 焰 文 丛  
主编/刘心武 策划/陈勇 祝勇

# 循环游戏

李洁非/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循环游戏/李洁非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8

(蓝焰文丛/刘心武主编)

ISBN 7-5043-3040-X

I. 循… I. 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0325 号

### 循环游戏

李洁非 著

责任编辑:王平 张智勇 责任校对:陈丹桦

出版发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印刷一厂 规格:850×1168 毫米 印张:10.5

字数:203(千)字 开本:大32 印数1-6000册

版次: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43-3040-X/I·421

定价:13.50元

## 燃着蓝焰的青春心

——《蓝焰文丛》总序

刘心武

这套丛书中所收的，都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的作品。其中好几位是直到六十年代末才落生的。他们写作这些篇章时，正处于走向三十岁，或接近四十岁的人生途程。

我也曾有过自己的青春岁月。比我更年长的一代当然也都有过自己的青春岁月。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时空中，青春的花朵也总是要力求恣肆地开放，并努力地使自己的花盘绽成浑圆，散发出往往是充盈着浓酽理想情怀与浪漫追寻的芳馥；接着而来的会是花瓣的谢落，外在华美的暂时脱卸，但同时即便胀出了青果，饱含遗传密码与个体变异信息的青果将在人世的风雨中经受更深

层次的锤炼与雕塑，于是那循环在果实内的汁液往往会更富于理性，或更幽默风趣……通过三十岁，走向四十岁，超前而立，感之弥深，这是果实痛苦而甜蜜地膨起并充实的岁月！这个人生时段中的文学，常常不仅凝聚为作家个人一生创作中的代表作，在作为一辈人的总体推进中，也往往凝聚为一代文风，或至少是文学史上的一道明显的印痕。

当然，每一代，或者不贸然划代，而说成每一茬吧，各茬作家在其三十岁上下的创作，由于所处时代环境特别是文化氛围的不尽相同甚至大异其趣，便会在总体风貌上，显现出有别于上下各茬的独特韵味。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文革”时他们或仅仅有些朦胧的社会性记忆，或竟全然没有相关的生命体验；因而他们的文字一般不会抚摩“伤痕”，也不大会慨叹“蹉跎岁月”；他们心性的成熟期，已处于大开大放的社会转型之中，物欲即使不能说是业已横流，但给予他们身心强刺激的已不是诸如“红袖章”、“国防绿”、“黄土地”以及“黑墨汁”加“批判稿”加“浆糊桶”等等社会因子；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最令他们心旌摇动，或至少是引动他们观察思考的，已是都市里万丈红尘中的光怪陆离、农村里飞速跃动改变着的天际轮廓线与鸟瞰效应，其中包括诸如股票期货、多媒体电脑、好莱坞大片、家用汽车销售广场、西方国家领事馆外等待签证的队伍、夜晚像钻石山般赫然耸立的五星级大饭店……以及豪华俱乐部门外的乞丐、离风景区很近的以破屋土桌等待“希望工

程”快来救援的小学、在被污染的江河湖泊边上新开辟出的巨型人工景点，生机勃勃的高科技开发区与圈起来却未及开发的荒芜耕地，个体书报摊上花花绿绿的纷然杂陈，等等。于是他们或令上几茬人吃惊地倾诉欲望，语涉比如说性爱这样的话题，或以想像力的飞扬与叙述策略的趣味为其美学追求的核心，令习惯于将社会责任感与严肃性作为阅读与评说规矩的人们不知从何处抓挠，欲听任之而不忍，欲规劝之而畏难。但是这些六十年代的作家们喷涌般地书写着，在他们的文字中，欲望与调侃固然常常令一些人感到担忧与可疑，然而你细细地品味吧，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在他们张扬欲望的悲欢嬉怨中，融汇着力求灵与肉、欲与德、行与法、意与矩、己与群之间达到平衡和谐的焦虑与索求；在有几位作者的文字中，更显示出对前辈精神结晶的积极继承，与处在新的人文环境中自我沐灵的自觉性。

不管人们的出生年代是多么接近，甚至于是“生辰八字”全然一致的人，他们即使基本上一直生活在相同的人文环境中，他们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依然使他们在一旦进入文学创造时，显现出不同的美学取向与文字风格。这套丛书所收的各位作家的作品，个性特色十分彰著；分开看是独特的心灵图像，合拢来是互补的断代绘画。相信会有感兴趣的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出多味而厚重的审美快感。

常常忆念自己已逝的青春岁月，也偶尔翻阅自己在那独特的生命悸动期中，匆促而真挚地书写出的东西，时

时“马后炮”似地自问：为什么不能更沉稳些？更精致些？更成熟些也更深刻些？青春期便结出无疵硕果，因而不悔少作的天才，世上曾经有过，将来更必会再有，然而那真是凤毛麟角，非我们一般作家与文学爱好者所敢跻身于列。我的想法，是既有一颗燃着蓝焰的青春心脏在强烈地悸动，那便无妨先将创造一个文学空间的欲望尽可能灿烂地释放出来，犹如花蕾拼力地胀圆，或许那过份强烈的开放所带出的某个花瓣未及规整，又或是某个花瓣竟过早坠落，但花至开期最好还是放胆地开，莫待无花空有枝！这不是为自己的少作辩解，更不是教唆现在的青年人勿重质量单求频频发表，而是实实在在地悟到：人生只有一个30岁上下的由花变果的微妙期，这时期的生命体验与心灵悸动，实在是铸就血肉鲜活的文字篇章的最佳精魂！我祝福这些6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九十年代留下了这些鸿影心迹；我祈盼在今后的人生途程里，还能从他们的心焰中获得光与热、惊与喜！

一九九七、五、二十七 绿叶居

## 让某事发生

——《循环游戏》自序

李洁非

为别人的小说写了十来年评论，近三四年技痒，才自己写小说，连想都没想，就取了“荒水”这个笔名，专门在发表小说作品时用。好些人都问，为什么用笔名，不肯用本名，开始我一愣，吱吱唔唔的，真回答不上来。这才意识到得替取笔名的做法找一点“说法”，最终认定了两点：其一，我不希望写评论和写小说这两个角色混为一体，某种意义上，它们最好不要发生什么联系，最好各自独立：让李洁非去写他的评论，让荒水去写他的小说——这纯属一个简单而实际的私人理由，不值得理论。但是其次，我记得取笔名的时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好像那些小说仍旧是一个叫做什么李洁非的人写的就很

没劲，这个人对我必须是新人、陌生人，好比是呱呱坠地的婴儿，我要看它生，看它长，总之，看着一桩本来乌有的事平白地发生。

我觉得经历这类过程，是人生特有的乐趣，我常常站在一边，看孩子们做游戏——他们最懂得寻找这种乐趣，比如，几件玩偶摆在那里，然后分派道：“你当爸爸，你当妈妈，我呢就只好去当小宝宝啦。”寥寥数语，一个“家庭”便轻而易举地组成。事物的形成，对他们是再简单不过的。只要愿意，一块小积木霎时可以是汽车，枕头可以是门，羽毛球拍可以是船桨……他们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和随时随地让某事发生的本领，实在令我吃惊和羡慕。也许，大多数成年人都羞于像儿童这样以游戏的心情异想天开地打量、支配和组合所熟知的世界，把它变成新奇陌生的世界。这实在是很糟糕的。

一个丧失游戏心情的人，只能被动刻板地亦步亦趋地生活，或者说，只能把生活弄得一成不变。相反，像儿童那样，生活却充满着戏剧性；奇迹、巧合、变异……种种意想不到的情形，时刻从生活貌似僵硬和业已格式化的躯壳中显露出来。这些情形并非不真实，只不过因为许多人已经认定唯常态生活为真实而摒弃了其他可能性，于是才被判作虚妄罢了。

我之所以写小说，正是出自不愿意总玩一种游戏的心理。我想，写作，跟生活一样，也应该富于戏剧性，应该时常发生点什么新的事情。

归根到底，小说这艺术本身也是人类对游戏和戏剧



性的欲望的产物。平时人们常说：“要是这样就好了……”或“要不是那样就好了……”实际上，小说最根本的存在理由，完全包容在诸如此类的口头禅之中。假如我们把附加在小说上许多冗赘的价值暂时撇开，那么，小说无非就是生活的一种语言模拟游戏，无非就是为完成了的以及尚未展开的生活提供假设的一种方式。它对生活的价值，不会比模拟飞行电脑软件对于飞行员的价值更大，也不会比它更小。如果说，模拟飞行电脑软件可以展示飞行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却未必会发生的一切正常或突发的情形，那么，小说对于生活来说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最终，它们只是一种富于乐趣的游戏：让某事发生，包括最坏的事，却都不必承担真正的风险，而效果则相当诱人，极具“欺骗性”。如果一个小说家在其写作之中没有体会到这种乐趣，我就实在不知道他何必要写作。

---

目 录

总序（刘心武）

序（李洁非）

血红玛丽/1

循环游戏/67

人之将死/137

情人/170

黑色激情/245

## 血 红 玛 丽

不知过了多久，我从沙发上醒来。我想我是被口渴弄醒的。我试着抬抬身子，全身关节都在嘎嘎作响，可唯独屁股上的肌肉酸痛难忍。

我扶着墙壁，摇摇晃晃往卫生间走去。经过通道的时候，差点被横亘在那里的戴希绊倒，接着，我的右脚踩在了她的已经变得粘粘乎乎的血液上，这血淌了一地，把一条昂贵的丝质地毯全给糟蹋了，此刻它呈现出一种令人十分恶心的暗红色，准确地说，近似于酱豆腐那样的褐色。我记得原来它不是这样。当它从伤口汨汨往外冒的时候，是一种非常鲜嫩的红色，落在那白底黑花的地毯上，恰似一朵不断盛开的牡丹。

一打开卫生间的门，那股刺鼻的紫罗兰香味扑面而来，熏得我头晕目眩，胃里的酸水立刻翻搅起来。我赶紧跨前一步，赶在呕吐之前将脑袋伸到抽水马桶上。倾

刻间，小小屋子里充塞了食物的那种已经腐烂却还没有被消化的恶臭，同时还搀杂着浓厚的酒精发酵气味。这种味道想必比屎尿更加难闻，以致我的鼻窦粘膜接受了它的刺激后迅速传递给我的胃，使那呕吐的欲望无法克制，直到胃里再也没有东西可吐为止。

这顿搜肠刮肚的呕吐，耗尽了我所有的体力，令我感到元气大伤，不过，头脑却清醒多了。这时，我才从洗脸镜里看清自己的模样：长长的头发搭拉在额际，眼白高度充血，面色灰青，整个面庞仿佛瘦了一圈，胸前、腿上到处溅满了戴希的血迹。我扯下毛巾，蘸着自来水擦拭污迹，但收效甚微。

我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可口可乐，将它拉开。苏打泡味劲头十足地向上窜出，又一次令人想起戴希几个小时以前的新鲜伤口。饮料流经喉咙时产生了令人舒服的刺痒感，进口原装的可口可乐到底是不同的。据我所知，自从1988年以来，戴希就在尽其可能地使用进口货，连这类饮料也都必须去外汇商店买原装的。

然而，这位芳龄25岁的迷人的三流女歌手，这位一夜能挣数百元以至上千元的进口商品爱好者，此刻却像一个冰冻起来的小糖人那样毫无知觉地躺在她为自己精心安排的可爱的安乐窝里。即便如此，她看上去仍然楚楚动人。一对漆黑的弯眉俏皮地向上微微挑起，稠密的睫毛覆盖着那平时总是蒙了层迷雾的瞳仁，玉雕般的耳垂若隐若现地遮在绉绉柔发下面，嘴唇虽然因为失血而不那么鲜艳了，但仍很肉感，特别是那微启的模样一如

往常极富于诱惑性。我真的感到非常奇怪，单单看这张脸，几乎无法相信它已经被死神抚摸过了——当然，视线继续往下走的话，情况会有很大改观，就在那对膨软的乳房的左边，一把水果刀垂直插了进去，血污浸透了白色真丝褰衣，然后顺着肉体优美的曲线从腹部流到弓起的大腿下面。尽管刀子差不多已完全没入那丰腴的胸脯，但我还是记得它完整的形状，它确实非同寻常，足足有 40 公分长，刀柄用坚硬的栎木制成，外面再裹以小牛皮；刀体形如风帆，采用上好的锰钢，刃口薄近于纸。戴希曾亲口夸耀说，这是一把真正的瑞士小刀，价值 75 美元，产于阿尔卑斯山某一小镇，此地山民自古以来精于制刀。如果说，当时我曾有所怀疑的话，那么现在显然我没有理由不赞同戴希对此刀的评价。它无疑是把好刀，可惜我和她之间已不再有机会交流对这把瑞士名刀的看法。然而我能想象到，正是由于刀质上佳，戴希在香魂出窍的一刹那，肉体才没怎么感受到痛苦的折磨，要说有什么痛苦，大概至多也不过仿佛是舌尖在冰棍上舐一下而已。

我抬起手腕，看看表，时间是凌晨 4 点。楼下那条繁华街道听上去很平静，只是偶尔才有汽车驶过的声响传来，唯一残留下来的喧闹迹象，是矗立在对面商业大厦顶部的几个巨型霓虹灯广告机械变幻着的彩光。我意识到，戴希已经死去大约三个小时。

我不能说杀死戴希是预先想好的一个计划，但我同样不会把这归之于酒醉以后一时迷乱的举动，虽然从当

晚 19 点开始我俩确实在一起喝光了一整瓶苏格兰威士忌。我得承认，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难以控制杀死戴希的冲动，却又不知这欲望从何而来。戴希使我快乐，这不假，可我从来没有爱上她，连想都没想过；戴希同时和其他男人交往，我是清楚的，但无所谓，她爱跟几个男人睡，是她自己的事，要说我会嫉妒那简直是扯淡！

上上个星期的某一天，下午我陪戴希去逛新开张的赛特购物中心。她老是拉我一道买东西，其实我对此腻歪的不行，逛一次街往往比打一场球还要累得多。然而，戴希刚好相反——每次她从商店回来，就格外精神焕发。这家购物中心里的商品，平均价格之高在眼下北京首屈一指，因为 70% 以上来自进口；报纸吹嘘它的管理完全仿照日本百货业，绝对奉顾客如上帝。戴希一听这两条，马上就来劲了，无论如何要在开业第一天到这里看个究竟。刚刚钻出“的士”时，猛地看见购物中心门口人流不息、摩肩接踵的热闹景象，我不禁纳闷，北京会在一夜之间冒出那么多阔佬！不过，十来分钟后我也就明白了，大多数人只是来饱眼福。他们小心翼翼地开放式售货架中穿行、观望，尽量回避自己的目光与售货小姐接触，以免后者微笑着迎上来问：“您想要什么？”我敢打赌，对很多人而言，售货小姐的微笑与其说温暖如春，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压力。

戴希一进商店，早就把我撂在了一边，她埋头购物的沉溺感和激情，让我想起传记影片里莫扎特伏案疾书

的镜头。我无聊地溜达着，无意间看了一个售货小姐一眼，也许是因为她长得蛮漂亮吧。她马上走到我身边。

“请问先生买什么？”

蓝眼圈里的那两弯秋水，笑吟吟的，可我分明还觉得那里面也隐藏着由生硬、期待和怀疑诸种因素混和起来的表情。

我咧嘴一笑，朝手里已经提着大包小包的戴希那边努努嘴：

“我是陪这位小姐一起来的。”

蓝眼圈里面的生硬和怀疑的神色消失了，马上变成由衷的快意；娇小的樱唇很文雅地吐出柔软好听的声音：

“您请随意，先生。”

“多谢！”

又是嫣然一笑，然后站回到她原来的位置上去了。我相信，至少这个微笑是真诚的。当然，我能理解她们的心情，换了我，侍候这么一帮有如过街老鼠似的鬼鬼祟祟、见不得人的顾客，笑起来也一定十分别扭。

在我的催促下，戴希终于决定把未竟事宜留待下次光顾“赛特”时处理。等她付完款，我们手里拎满装着时装、巧克力、酒类、卫生巾、日本酱油、英国果酱的购物袋，惹人注目地离开商店。临走前，我再次将目光投向那个相貌甜蜜的售货小姐。她也正双手交叉、娉娉婷婷地站在那里注视着我们。我和她相视一笑，彼此招招手表示再见。戴希见了，还当我和她是老相识哩！

上了“的士”，车子刚开出 20 米，戴希又嚷嚷着停车。

“柯朗，”她拍拍我的手，“你饿不饿？等着，我要到山姆叔叔快餐店买点蛋糕带回去。”

还没等我回答饿不饿，她已经打开车门下去了。山姆叔叔快餐店是一家美国点心店，它制作的大小奶油点心，口味纯正，不过价格也比一般的点心贵出一至二倍。

戴希的胃口实在惊人，她从山姆叔叔快餐店捧来两只方盒子，里面分别装了一只直径大约 30 公分的圆蛋糕和 20 个花色不同的小细点。其实她知道我对西式糕点的兴趣相当有限，像那种小细点，吃一二块就足够了。这就是说，那些用纯奶油制成的东西，几乎将全部由她一个人享用。

事实证明，戴希单独对付这些东西果然不在话下。一回到屋里，戴希就脱得只剩下乳罩、短裤，挥舞着肉乎乎的小胳膊，逮着甜点大干起来。我慢慢呷着红茶，有点畏惧地看着她。她白嫩的手指、脸蛋上，到处涂抹着白色的奶油和棕色的巧克力，腮帮子鼓鼓的，就像一个半岁孩子。我认识的几乎每个年轻女孩，都喜欢奶油食品，但要说真敢吃，却只有戴希一人。她不在乎发胖，或者说，她深知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说，妙龄女孩富于肉感恰恰是锦上添花。当然，我得说句公道话，戴希之所以有恃无恐，主要是因为她的身体天生做到了别的女孩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她的脂肪绝不往不该长的地方长——眼前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她的胴体上，胳膊、乳房、臀部和大腿非常丰腴，但脖颈、腰和小腿却精致



秀美。

片刻之间，20块小细点中的17块已被戴希一扫而光（今天我确实也饿了，比平时还多吃了一块）。她喘口气，用湿手巾擦擦嘴。我心里期待着这次显得有些过火的英式“午后茶”，到此为止了，不料，戴希拿起那把瑞士刀，打开装着圆蛋糕的盒子：“我想再吃一片这种蛋糕。喂，怎么啦？你别那样盯着我呀，讨厌——”她不好意思起来，拖着长腔撒娇地嗔怪我。

她俯下身去切蛋糕时，白如凝脂的球形胸脯也向下坠着，好像要从乳罩里滑出来。我把目光从她的胸部移到盒子里的蛋糕，锋利的刀刃闪着银光在质地极细的白色奶油上划过，底下的栗色糕体剥露了出来……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古怪的联想，这让我觉得很刺激。

大约一年前，我陪总经理北冈信吉第一次到戴希的歌厅去玩。

北冈比我小一岁，毕业于大阪国立大学工学部。他在M重工企业已经干了10年，从设计部的普通工程师一直升到副部长。去年初，当M公司驻华办事处原总经理樱井喜一郎奉调回国后，公司总裁原田武之助先生派北冈接替了这一职务。

日本人习惯于晚上下班后到艺妓馆喝酒，中国没有给他们准备这样的地方，所以只好去酒吧，而嫌酒吧冷清的人，多半愿意去卡拉OK歌厅。过去，樱井先生为人喜欢僻静，我倒没有怎么陪他到这类地方玩过，但新